

泉州文庫

松村詩文集（下）

〔清〕戴鳳儀 著 戴天璣 點校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編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(清)戴鳳儀 著

戴天璣 點校

松村詩文集
(下)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商務印書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松村詩文集 / (清) 戴鳳儀著; 戴天璣點校. —北京: 商務印書館, 2018
(泉州文庫)
ISBN 978-7-100-15935-7

I. ①松… II. ①戴… ②戴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清代 IV. 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046422 號

權利保留, 侵權必究。

責任編輯 閻海文

特約審讀 李夢生

松村詩文集

(清) 戴鳳儀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)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935-7

2018年5月第1版

開本 705×960 1/16

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張 40 插頁 2

定價: 176.00 元(全二冊)

目 錄

敬齋公遺像	1
敬齋同年大人玉照小引	黃爾溫 2
內史敬齋賢咸像贊并序	戴搏南 3
松村文集	1
松村詩草.....	381
松村聯集.....	517
松村文集佚文存目	610
附錄	611
校點後記.....	623

松村文集卷十七

列 傳

延平郡王鄭成功傳

希朱按：延平郡王，生長石井，支撐明祚，忠肝義膽，爲武榮特色人物。前志格於朝禁，未爲立傳。茲特列入“忠節”，并增論贊，雖可稍闡幽光，然猶未建專祠，且未附祀學官，亦我邑之一大缺點也。大義所在，後之君子必能舉而行之者，姑爲此議以俟之。

鄭成功，原名森，字大木，芝龍長子。初，芝龍娶日婦翁氏，孕，臨蓐海上。居民見一人金冠紅袍，騎鯨直入國中，震駭，千百聚觀。翁氏晝眠，亦夢至港岸，鯨躍起，撲其身，驚寤而生。狀貌魁偉，穎異絕倫，髫齡補弟子員。有術士見之，驚曰：“君骨相中封侯格，非一科第者。”

南都亡，鄭鴻逵遇唐王於浙江，擁立於福州，建號隆武。芝龍引森進見。奇之，賜姓名朱成功，授招討大將軍，比照駙馬體統，協理宗人府事。嘗撫其背曰：“惜朕無女可配卿。兒當盡忠吾家，毋相忘也。”遂進封忠孝伯。

時芝龍握重權，而以擁立非己意，與朝臣相抵牾。帝諷之出關，不聽，浸以跋扈。成功性慷慨，懷忠義，心薄其父所爲。及隆武幸延平，成功扈從。芝龍將納款，陰召之歸。答曰：“父教子忠，不聞以貳。”福州破，芝龍約降。成功與芝豹慟哭諫，不聽，乃走金門。旋歸里，携青衣儒巾焚於奎星閣前，爲文祭孔子，歛歔再拜而去。與所善陳輝、洪旭、甘輝等九十餘人在金門結水寨。上書其父曰：“吾家本起草莽，翫法聚衆，朝廷不加誅，更起爵命，闔門封拜。以兒之不肖，賜國姓，掌玉牒，畀劍印，親若肺腑，雖糜軀粉骨，豈足上報？今既不能匡君於難，

致宗社墜地，何忍背恩求生，反顏他事乎？大人不顧大義，不念宗嗣，投身虎口，事未可知。趙武、伍員之事，古人每圖其大者。惟大人努力自愛，勿以成功爲念。”芝龍得書，嘆曰：“此子不來，清君臣其吁食乎！”

於是募兵南澳。時閩地盡失，唯金、厦兩島爲建國公鄭彩、鄭聯所據，聞永曆帝立於粵，遙奉其正朔。成功建牙，舊將稍集，在閩諸大臣曾櫻、張肯堂、朱永佑、陳軾、林銓皆往依之。丁亥順治二年^①春，移泊鼓浪嶼。

七月，以洪政、陳輝爲左、右先鋒，楊才、張進爲親丁鎮，郭新、余寬爲左、右鎮，林習山爲樓舡鎮，會建國兄弟師，與招討將軍楊耿等入海澄，不克。八月，與鴻逵合攻泉州，敗清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。戊子三月，進攻同安，守將廉彪、知縣張效齡棄城遁，以葉翼雲知縣事，引兵再取泉州。七月，清總督陳錦等復同安，邱緒、林壯猷、金裕與戰，死之。成功時與鴻逵入潮州，救援不及，遂致覆軍。己丑募兵銅山。三月克漳浦，下雲霄、詔安，屯分水關。永曆遣使封延平公。

庚寅，潮人黃海如引成功入潮，沿道誅鋤草寇。進攻碣石衛，爲蘇利所敗。成功召軍吏計曰：“粵地遠，吾得之不能守。兩島，吾土也，向爲建國兄弟所據。其將章雲飛暴虐，吾當治之。”乃自揭陽揚帆歸。八月之望，夜抵厦門。鄭聯方醉卧萬石岩，報至不得通。詰朝謁見，成功握手曰：“兄能以一軍見假乎？”聯倉猝唯唯而已。成功揮軍進，衆莫敢動。未幾，置酒召聯，伏甲殺之，遂并其軍。十二月，清兵下廣州。辛卯，成功往救，次平海衛。清提督馬得功襲厦，鄭芝莞不能禦，前大學士曾櫻自縊死。越數日，鴻逵至自揭陽，圍得功。得功欲退不能，遣人往說，乃縱之逸。成功大悔恨，以失地軍律誅芝莞。鴻逵退泊白沙，築寨居焉。左先鋒施琅叛降，清使守同安。

五月，成功率衆入南澳，敗漳鎮王邦俊。十一月與都督楊名高戰於小盈嶺，名高大敗。十二月取漳浦，壬辰正月取海澄。守將楊世德、陳堯策、郝文興皆降。二月取長泰，遂圍漳州，下漳屬邑。五月，浙鎮馬逢知來援，擊却之。十月，金固山以援師至，圍始解。然城中食盡，死者相枕藉。成功亦以師老糧匱，退守海澄。明年五月，清兵來攻，成功立雉堞間親禦矢石。一夕，聞空炮發，成功曰：

“是將登城矣！”勒兵持斧以待。俄而外兵大呼乘城，兵士舉斧斫之，先登者皆死，乃退。

時成功縱橫海上，沿海郡縣所至，索餉無算，清廷患之。甲午十月，清命二大臣齎詔爵成功海澄公、父芝龍同安侯、叔鴻逵奉化伯、芝豹左都督。成功、鴻逵不奉詔。

十二月襲漳州，守將劉國軒開門納之，知府房星燿、知縣周瓊、李奇生、范進皆降，漳屬邑皆附。乘勝下泉州諸縣。署六官分理庶政：以舉人潘庚鐘爲吏戶部，陳寶鑰爲禮官，張光啓爲兵官，程應璠爲刑官，馮澄世爲工官。改中左所爲思明州，以鄧會知州事。奉監國魯王居金門，凡宗室遺老皆厚贍之。賓禮紳士王忠孝、沈佺期、郭貞一、盧若騰、辜朝薦、徐孚遠等，軍國大事，咨而後行。於是島上衣冠濟濟焉。

乙未正月，林勝克仙游。五月，遣忠振伯洪旭、北鎮陳六御攻舟山，守將巴臣興降，以六御守之。旭招降台州鎮馬信、寧波鎮張宏德。六月，墮安平鎮及同安城。其冬，清命貝子鎮閩，丙申出攻兩島。成功遣陳澤、林順率舟師禦之。清兵分攻白沙，暴風起，不克而還。成功乃收輜重入海澄，遣前冲鎮黃梧守之。梧以海澄叛降。清發鄭氏祖墳，誅其親黨。成功遣甘輝進攻，不勝，入土城取儲積而歸。別將破閩安鎮，迫福州，不克，轉攻溫、台等州。丁酉攻寧德，甘輝斬清虎將章京阿克襄首級，秤三十五斤。

永曆帝進封鄭成功延平郡王，遂與魯王兵部侍郎張煌言規取南京，水陸甲士五萬，戈舡千餘。戊戌入浙江，陷樂清，舟次羊山。軍士烹羊，暴風覆舟，沒八千餘人，退泊舟山治戰艦。己亥六月入長江，破瓜州，敗清提督管效忠於銀山。遂下鎮江，進圍江寧，謁孝陵。張煌言率兵巡上江，下四郡三十餘縣，江浙大震。成功意自得，軍中奏樂，士卒沾醉，略不設備。潘庚鐘、馮澄世、甘輝等勸成功暫駐瓜鎮，據淮陽，斷諸糧道，收拾民心，不聽。迨至金陵，又勸其乘勝速攻，又不聽。副將梁化鳳偵知，夜開神策門襲其中軍，軍遂潰。成功墜水，以救得逸。甘輝死之。成功委輜重，收餘衆，趨攻崇明，不克。十月回島。

戊戌，清遣達素會三省之師，水陸并進：黃梧出漳州，達素、施琅出同安；又會廣東許隆、蘇利舟師進攻廈門。成功遣右虎衛陳鵬守高崎，遏同安；鄭泰出浯嶼，禦廣東；自督諸軍次海門，以禦大師。漳舡乘風順流而下，成功按兵不動。須臾畢至，盡銳擊之，閩安侯周瑞、五府督陳堯策戰死。陳輝舉火焚漳舡，成功引巨艦衝之，鄭泰自浯嶼夾擊，清兵不諳水戰，大敗，浮尸遍海。

辛丑，成功取臺灣。時臺灣被荷蘭侵占，方二千里，有二城：曰赤崁，曰王城，餘皆土番，芝龍嘗屯耕其中。芝龍去，紅夷入據之。紅夷譯有何斌者，說成功曰：“臺灣沃野千里，四通外國，橫絕大海，足與中國抗衡。誠得而有之，進可戰，退可守。”且陳其可取狀，曰：“金門，臺灣門戶也，公既有之矣。金門外爲澎湖，有山可泊舟。能奪澎湖，一夕可抵臺灣。”成功大喜，欲進取之，諸將以爲難。卒不聽，遂起師。二月至澎湖。前望鹿耳門，水淺難入，釃酒禱於神曰：“天苟祐明，願大水助我。”俄而潮水驟漲，舟畢集，舉炮攻城。紅夷出不意，驚潰。克赤崁，進圍王城。十二月，紅夷食盡出降。送其主歸國。土番亦奉約束，盡收其地。

是秋，銅山守將郭儀、蔡祿率衆降清，忠匡伯張進自焚死。清遂下遷海之令，沿海居民移入內地，設兵駐防。成功聞之，嘆曰：“吾不東征得此土，且無用武地矣。夫濱海幅員上下數千里，盡委而棄之，豈計之得哉？吾養鋒蓄銳，徐以俟之耳。”自是立屋宇，廣城郭，設七十二鎮以守之。是歲緬人獻永曆帝，明亡。成功準天復故事，仍稱永曆十五年。壬寅，改臺灣爲東都、王城爲安平鎮、赤崁爲承天府，以鄭省英爲府尹。

先是，成功受永曆延平郡王之封而不稱，至是始服王服朝諸將。未幾病革。臺人共見戴金冠騎鯨魚從海道而逝。年三十有九，五月八日也。采《明史》，參《南疆逸史》。

贊曰：鄭延平以一旅一戎圖復明祚，起閩粵，抵金陵，義旗一麾，天下響應。至以全師取臺灣，爲中國開數百里版圖，即爲有明延數十年正朔。忠肝義膽，始終不渝。較之黃道周、史可法，其才節不更高哉！

光緒三年，沈寶楨奏請賜謚忠節，建專祠。迄今聲靈日震，香火日盛，臺民

皆以神尸祝之。殆所謂忠義之聲，萬古不泯者！

襲延平郡王鄭經傳

鄭經承父基業，仍圖恢復。賴參軍陳永華、劉國軒等爲之謀，主墾田園、立學校、建聖廟、設科舉，兵息民和，歲屢豐稔，儼成金湯之固矣。

康熙四年，施琅率投誠官軍攻臺澎，至清水沿，阻風而還。八年，清聖祖命刑部尚書明珠、兵部侍郎蔡毓榮、太常寺卿慕天顏同都督僉事李佺齋詔書往臺招經。經復書不肯就撫。九年，經以銅山、廈門、達濠皆有鎮將，而舟山、南日一帶乃初附，惠安人阮欽爲未可深信，永華舉黃應以擊之，欽爲遂降清。

十年，臺地秋禾大熟，民皆樂業。

十一年，統領顏望忠等議征小呂宋，以馮錫範諫而止。

十二年，尚可喜、吳三桂、耿精忠皆請撤藩。精忠謀叛，遣漳浦黃鏞請舉兵渡海相助。經舟師次澎湖以待。既而精忠謀定，又令鏞止經，經亦以有事回臺。

十三年，精忠叛，羈提督王晉功於省。晉功子納款於經，經入泉州，元旦遙朝永曆於承天寺。

十四年，劉國軒、何佑攻潮州，敗尚可喜於鯤母山。六月圍漳州，吳淑開城納經。黃梧子芳度闔門被難。

十五年，清師入閩，精忠降。忠將馬成龍以興化歸經。

十六年，經將許耀敗績烏龍江。正二月，清軍復興化、泉、漳，經遁入島，劉國軒亦棄惠州歸。時經兵潰心慌，欲倉皇回臺。董國太聞七府之敗，大怒曰：“豎子無謀，傾覆桑梓，辱及先王！”力求喪師之魁、棄城之將。經乃斬薛進思、許耀以悅之。自是不敢復歸，而兩島人亦爭挽留。

十七年，經再集舊將。二月，國軒攻玉洲諸堡，截清餉道，斷江東橋，敗提督段應舉於祖山頭。遂攻平和、漳平、長泰，皆克之。進圍海澄。是時，滿漢騎兵不下十萬，聚漳州，而國軒兵只萬餘，略仿成功兵機，豕突狼嗥，縱橫馳驟，忽水忽陸，清兵疲於奔命，畏之如虎。

六月，海澄圍久，食盡城陷。提督段應舉、總兵黃藍死之。國軒乘勢圍泉州，徇諸屬邑。

八月，清兵復平和諸縣，分道援泉，國軒奔漳。九月，與清軍戰於龍虎山，國軒敗績。寧海將軍喇哈達修書與經，勸其全師回臺，朝命許不剃髮、不登岸，世守臺地，稱臣納貢，如朝鮮故事，馮錫範不從。

十八年春，戰於定海，清軍敗績。

十九年正月，水師提督萬正色、總督姚啓聖平兩島，經及國軒遁歸臺。

二十年正月，經卒，年三十九。陳永華、柯平、葉亨諸老皆物故。鄭氏內亂。

先是，康熙十三年，經渡厦，令陳永華輔長子克塽監國。克塽剛斷明決，有乃祖風，迨經、永華俱歿，馮錫範弄權，使人弑克塽，立其婿克塽襲職，年八歲，諸鎮將不服。臺地災異疊見。

李光地薦施琅平臺。國軒悉以精銳鎮澎湖。施琅率舟師往征，時當六月，多颶風。是夜三更，北風驟起，國軒集諸將飲酒相慶，以爲施琅犯風忌，必覆溺。琅亦慮風起不利，乃肅衣冠祝天曰：“琅奉天子命平臺，如臺灣當平，風立止。”祝畢，西北雷鳴。國軒等聞雷，擲杯於地，驚愕失色。蓋海上雷鳴則風止，諺所謂“一雷止三颱風也”。

初戰，潮壓風逆，琅軍不利。越日再戰，潮頭高漲六尺，琅舟師直迫鹿耳門。國軒大敗，從吼門遁歸，歔歔嘆曰：“天命有歸，戰也何爲！”遂勸克塽降。

馮錫範阻撓者再。國軒怒，讓之曰：“兩島未喪之時，則議不稱臣；兩島既喪之後，則議不削髮。今事勢至此，皆由公操持不定！當此呼吸存亡之秋，若再躊躇不決，變生肘腋，如之奈何？”乃定，進降表。

克塽至京，授漢軍公正黃旗。國軒、錫範爲伯，其下十餘人皆給莊田俸祿入旗籍。置臺灣府如瓊州例。時永曆三十七年，明祚至此乃亡。

當克塽乞降，明宗十八家皆附，惟寧靜王朱術桂不從，舉家三十口自焚死。鄭襲率數百人逃於東坡社，據島耕收云。襲，成功庶弟。采《明史》及王受福採訪稿。

論曰：鄭世子仰承考命，用永華、國軒等以圖恢復，雖才略遜於先考，而壘

田、立校、崇聖、興賢，儼立王者經國之宏謨。至清廷招撫，抗書不服，仗義之氣，海內高之。較之劉後主之信用武侯，力圖恢復，何多讓哉！惜乎天不永祚。鄭氏父子均年未四十而薨，則天之所以藉鄭氏以稍延明祚者，其意可知矣。馮奸肆毒，甚於黃皓。蹙殞壞戇，非天命已去之明驗哉？

洪承疇傳

洪承疇，字彥演，號亨九，〔南安〕英山人。明萬曆丙辰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歷員外、郎中，浙江提學僉事。高才遠識，所取士皆奇俊，與選者如登龍門。轉右參議、江西兵備副使，升陝西參政。擊巨盜王嘉孕有功，轉按察使，晉延綏巡撫。崇禎四年九月，以平賊功命總督三邊軍務，代楊鶴。七年十一月，命總督河南、山、陝、川、湖五省軍務，代陳奇瑜討流賊。

時賊蔓延半天下，承疇一人不能兼顧。八年八月，復以盧象升總理江北、河南、山東、湖廣、四川軍務，承疇辦西北，象升辦東南。九月，承疇遣副將曹變蛟等追賊至醴泉，賊將高傑降。承疇身追李自成，大敗之於渭南臨潼關。自成東走，高迎祥亦屢敗，東逾華陰、南原絕嶺，偕自成出朱陽關，與張獻忠合。

十年十月，自成連陷昭化、劍州、梓潼、江油、黎雅、青神，進逼成都。未幾，承疇督曹變蛟等來援，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。官軍轉戰千里，二十七晝夜不解甲，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河禮縣山中。十一年九月，自成復犯蜀，諸將馬科、賀人龍拒之，走漢中，又爲左光先所扼，其黨皆降，唯自成東遁。承疇令曹變蛟窮追，設伏於潼關之南原，大破之。自成妻女俱失，從數騎遁商洛，關中賊略盡。

會清兵入塞，其冬下畿輔四十八城。十一年春正月，命承疇總督薊遼軍務，於是自成、獻忠復猖獗不可制。十四年，清兵圍錦州，承疇先後調馬科、吳三桂等八大將，兵十三萬進次松山。清太宗親督戰，王樸、吳三桂等夜遁，軍士死無算。曹變蛟走入松山，與承疇堅守。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、寧遠諸軍往援。十五年春二月，松山圍久，食盡，督師范志完不能救。城破，巡撫邱民仰，

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，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。

太宗得承疇甚喜，厚遇之，使隸鑲黃旗。順治元年三月，李自成入陷燕京。承疇扈從入燕，芟平禍亂，入辦內院事。二年，清兵下江南，復命承疇駐節綏緝之，撫軍馭吏，鎮靜有方。

五年代還，六年己丑，同掌會試，九年與修《文廟實錄》。十年，孫可望作亂，加以兩廣不靖，雲貴未入版圖，世祖命承疇以內閣經略五省事宜。既入楚，乃分鎮諸要地，開屯田，備糗糧，修城隍，設水師，爲持久計。又以取雲貴必先復廣西，設一鎮於桂林，一鎮於梧州，犄角守之。十三年常德告警，遂提長沙兵至衡州，抵寶慶，以分賊勢；召荆澧兵乘夜趨常德，敗之，以捷聞。

十四年，可望率衆來歸，承疇上其事，封可望爲義王。湖南平，因并疏雲貴可取狀。三道會師入貴州，五旬而舉之，定其地。夏四月至貴陽，時賊甫遁，民居灰燼，倉無粒粟。承疇多方招徠，捐金散給以修廬舍，勸令預輸以給兵食。禁士卒不得出城，野無牧馬，民免騷擾。十五年，再舉入雲南，嚴飭士卒，有匿民間子女者，繩以重法不貸。解散投誠兵丁；疏奏滇民疾苦，請發帑金三十萬賑濟之；區畫分防，多方綏撫，使滇、黔之民離兵革之患以登衽席者，皆承疇力也。

十七年，以病乞休。召還京師，未至而世祖升遐。聖祖即位，予告諭功，授三等阿達哈哈番，世襲其職。康熙四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賜葬京師，贈太師，謚文襄。子士銘，順治乙未進士，歷官太常寺卿。

希朱按：洪文襄入“二臣傳”，故陳恭甫續《省志》，黃莘田修《郡志》，皆不敢以純臣稱之；李葵南《志稿》列入“宦績”，亦有微詞。然此僅繩以節，尤未諒其心，論其功也。希朱嘗讀文襄奏對、筆記，見其論斷施行，皆王者長治久安之道，無纖毫雜霸術，過於管仲遠矣。夫桓公爲子糾之仇，管仲轉而事桓，一匡天下，夫子許其仁而不責其不死。況清朝非勝國之仇，文襄當孤軍無援時，太宗厚遇之，又絕粒累日不死，不得不隱忍從事，以俟後圖。既而目睹大命已歸，生靈塗炭，使不爲之平禍亂，定規制，恐被髮左衽之風，不免再見於天下，此文襄所以忍就功名，而不屑爲匹夫之諒者也。況世祖屢加優禮，每以“孟子”稱之，以“天

下才”重之，則爲之運籌決策，以安社稷，定民人，非人情之所必然也耶？數省經略，一代佐命，其功過於管仲，其心更苦於管仲，後君子略迹原心，庶有合觀過知仁之意夫！

學博陳敬榕先生傳

陳石鐘，字敬榕，原籍晉江，後移居詩山大廷村。少時卓犖不群，曠然以古人自期許。長，貫徹六經，網羅百氏。爲文疏宕沉鬱，饒有大家氣度，詩名尤震一時。省垣構鰲峰書院，巡撫張公伯行命多士作落成賦，石鐘援筆立就，舉座擱筆，謂是必飛薄九霄矣。奈數奇，屢躓棘闈。康熙丙子，始中副車。授閩清[縣]學教諭。提倡經學，與諸生談文敲詩，夜分不輟。

秩滿歸里。郡守王公夢說新構講堂，延主西席數稔，嚴立條規，誘掖後進，師名籍甚。郡中翹秀，爭受業其門。晚歲設帳詩山，陶淑尤多。

生平友遍天下士，每與高日聰、王廷聘、林雲銘、李鐘莪諸名宿聯床唱和，稱金石交。著有《春秋禮記辨義》、《敬榕文集》。詩集未梓。子知濬，康熙庚子舉人。

桐柏令潘雨亭列傳

潘澍霖，字應祺，號雨亭，[南安]蘆村人，增生成棟子。食貧劬學，有特立不撓之志。道光丁酉，以廩生舉於鄉。甲辰，大挑一等，分發河南知縣。咸豐元年，攝桐柏縣篆。二年，權杞縣，權信陽州，又署濬縣。是冬仍調署桐柏。所至皆不久任而實心莅政，未嘗以傳舍視官。

方任桐柏時，俗好訟。澍霖清釐積牘，一月而竟數百起。坐堂訊鞫，手批口答，曲直纖悉無遁情，告者均釋然以去。嚴治伏莽，恒躬任緝捕。縣西百里與唐縣接壤，奸民潛謀起事。報至，闔署無人色。澍霖獨慨然曰：“城池根本地，宜先設備，蔓草易滋也，宜預爲圖。”亟赴起事地方，諭於衆曰：“吾來矣，爾民毋恐。”查明首犯，擒治之，民安堵如常。比將去，耆老焚香伏道，擠擁不得前。

及莅潛縣，值轄內大水，親履田野勘災。尤甚者三十餘村，請大府寬其賦。復爲分溝釃流，疏其水道，窪地倏成高壤，畝增收十鍾。竟月葺工，刻石以永之。其用法嚴於役而寬於民，故民之感戴尤深。會移調命至，民赴府乞留者數百輩，設餞款行者三十餘里，一如去桐柏時。

初，大吏以桐柏鄰楚，賊氛方迫，思得一良吏撫循而鎮攝之。以澍霖莅桐著循聲，遂令再綰縣篆。既抵桐，桐民乃釃酒相慶曰：“潘青天來矣！”澍霖飭守備之具，陳防禦之略，聯絡紳民操練丁壯以待之。

三年夏，粵寇犯確山，捻匪復作，闖入桐柏界。六月十三日，澍霖率役勇會營馳剿，追賊於吳城九里岡。及之，身先士卒，礮彈雨集不少却，殺賊目黃老九，斃其黨多人。會彈藥不繼，賊偵知，分道包撲。營弁受傷墜水，兵勇遽退。澍霖策騎直前，手斫數賊。賊益聚，戕其坐騎。澍霖徒步搏戰，賊圍之數重，遂遇害。時三年六月十四日也。賊退，桐民奔走呼泣，殮其尸厝於邱家岡。厥後，其子奉柩歸，桐民請以血衣爲衣冠墓，歲時祭奠。

先是，澍霖積忤南陽知府顧嘉衡。比殉難，顧懼處分，又修前隙，遂以“辦理不善”通稟。時首逆雷六在逃。冢子思忠，猶子思誠，赴桐奔喪，悉其事，哭訴於撫軍。飭屬通緝，獲雷六於亳州。設澍霖靈位，剖心以祭。桐柏紳民復合詞籲請，諭旨贈知府銜，建專祠賜祭葬，入祀昭忠祠。

子思忠，襲雲騎尉，補守備。孫翔墀，光緒癸巳恩科舉人。

戴搏南先生傳略

戴捷鯤，字毅侯，號搏南，[南安]琉塘鄉人。天性恂謹，厚重寡言，博極群書，專精制藝。弱冠游庠，既壯叨廩餼，給諫陳頌南，學憲徐壽蘅、吳南池皆器重之。

年四十餘，領同治壬戌科鄉薦，歷主漳之芝山，同之舫山，南之豐州、詩山講席。《豐州課藝》、《詩舫合選》、《榕川試藝》，皆手自編定。自少至老，手不釋卷。凡先正格言、名臣言行錄，皆捃摭成帙。晚歲纂修宗譜，尤得敬宗收族

之意。

捷鯤孝友天植，六上公車，念老母年逾九旬，絕意仕進。晨昏隨侍，如老萊子之舞斑斕。與伯兄塤篋叶奏，式好無尤。至於義舉之事，若修本邑文廟，建豐州書院，葺東溪文昌祠，繕泉州城垣，募建琉塘大小宗祠，皆贊襄厥事，不辭勞勩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，重游泮水，援例加內閣中書銜。年八十有五，以病終於家。彌留之際，顏色如常。諄諄以“慎獨”、“省身”勗後人，其學養之純，品行之粹，概可知矣。子熙元，庠生。

唐昭州刺史鄉賢盛平庵先生傳 庚寅

光緒十有六年春二月，吾友盛君世隆，纂修家乘既成，將撮其始祖平庵先生之遺事編之於譜，丐余爲傳。余思傳者，史之正體，非深得《春秋》微旨，斷難擲管而成。古來惟太史公伯夷、管、晏諸傳，夾序夾議，爲史家祖；後雖有嗣響，亦未能盡合體裁。況余不文，何能爲先生傳？然而，世隆君猶固請不已焉，余諾其請，因據見聞所及，以傳先生云。

先生姓盛，名均，字之才，平庵其號也。世家永春南僑。其祖、父皆無可考。先生少時博聞強記，嘗作《盛氏十二帖》，條貫百家，囊括經史，士咸珍之。又嘗赴舍人皇甫煥席，煥博辯自雄，論事輒屈賓客，惟先生以勍敵稱。登大中丁丑進士，出任昭州刺史，治號循良。其孫烈，七世孫奇，亦俱捷南宮。一時家學淵源，爲世所重。

郡人士慕先生風範，祀爲鄉賢首座，建祠於州治教場下。後遭馮夷，復立祠於象山，迄今嘗祀猶以時焉。

先生封塋在永春北溪，山川完固，靈氣終古長存。

贊曰：先生去今千餘年矣，而廟貌巍然，封塋巋然，《通志》諸書記載亦無不昭然。藉非學足爲儒林宗，德足爲海內仰，何以馨香不替如斯耶？何以流傳不朽如斯耶？此余所追慕先生，而欲謹綴數語以告天下後世之慕先生者！

清國學生劉君文彩傳 乙未

光緒甲午春，余抵崇文書院釋菜，詢創建之由，僉曰：“劉君文彩之力居多。”挹其人則貌古言真，無雕飾氣，余心欽遲之。越明年，再赴講席，而君已作古矣。君之子肇清，携狀丐傳。余不禁謦然斂袂而起曰：“君之行誼如斯，洵空谷之足音也。余官內史，有闡幽之責，文以傳之，其奚辭？”

按，君諱文彩，字堯欽，世居蓬萊山下，爲清溪望族。君少塋塋有大志，長因家計，輟儒習計倪。貿遷所屆，累致巨貲。而性好義，凡利物濟人事，罔不赴之若熱。咸豐間，草寇蜂起，君築堡與鄉民固守。會溪港不通，米價昂貴，復入山購粟十數萬，還鄉平糶，人咸德之。金谷橋、蓬萊橋，爲要道之衝，君醵金興造，閱數稔始慶其成。安樂嶺、峻股嶺、蓬格、五里松，路多險巇，每值暴風驟雨，咸苦於行，君次第修整，俾成坦途，復處處構亭以憩之。行路者每喑喑播諸口焉。

郡距安邑治內三十里許，舊有武廟考棚，歲久陟剝，需貲浩大，議者每以修舉爲難；君慨然獨備資斧，躬其勦者累年。崇善里古無學舍，君集諸紳籌款，拓梵宇爲書院；戚明府嘉其盛舉，榜曰“崇文”，至今，諸生猶以時講誦其間。之數事，皆賴君之勤正無私，足以懾服人心而乃得藏事者也。

然君所惓惓不忘者，尤莫切於承先詒後數大端。君甫得貲，即爲其父某某公捐監。中年後，復請誥焚黃，追贈先室，闔閭中之榮親至矣。他若固封塋以慎其終；開廣廈以奉其先；新累處祖廟，以崇其世祀；構精舍高樓，延名師數十載，以培其翹秀，類皆爲人之所難爲。以故其冢子天衢、次子嶽、三子奪魁，以詩書、弓馬補博士弟子員。弟若侄，或捷武闈，或叨廩餼，或噪黌宮，一門濟濟，咸以爲食君之報也。惜乎三子相繼升遐，存者惟肇義、肇清、肇仁耳，論者每爲君嘆惋。顧考君平生所行義舉，則大半成於西河抱痛之後云。

贊曰：劉君其斯謂質美之善人歟！素非儒者，而其重本根、顧大義，反爲章句帖括之儒所不逮。雖庭階玉樹半遭摧殘，而亹亹爲善之心不因之稍倦。視世之爲善半生，經躓蹶而初心頓改者，奚翅霄壤！於戲，可以風世矣！後君子纂修

志乘，欲采“篤行”、“樂善”傳，捨劉君誰與屬哉！

保安廣澤尊王傳 尊妃附 丁酉

王，閩之南安人，郭其姓，忠福其名。唐汾陽王，其遠祖也。由汾陽傳至嵩，入閩。再傳至華，遷於泉。王世居泉之南邑十二都郭山下，山以姓得名。祖、父多隱德，母感異夢而娠，誕王於後唐同光初，二月二十二日。

王生有孝德，氣度異人。嘗牧於清溪楊長者家，晨昏之思忽起，馳歸侍奉，依依如也。父薨，艱於葬地，王憂心瑩瑩^②，雖就牧猶潸然泪下。一形家鑒其孝，指長者山而告曰：“窆此大吉。”王然之，稽顙謝。吁求長者而塋之，竣，乃歸郭山下而奉母以終身焉。

後晉天福間，王年十六，忽牽牛登山，翼日，坐古藤上而逝。母至，攀其左足，塑像者因塑其左足下垂。迨母薨，里人感王至孝，爲祔於清溪故塋。其得魯人合祔之禮與！

初，王甫著靈響，里人建廟祀之，號“郭山廟”，亦號“將軍廟”，蓋僞閩時也。宋建炎四年，湯寇勅逼近境，民欲遁，卜於王，弗許。一日大雨溪漲，寇不能渡，王衣白衣，乘白馬，誘之淺涉，黠者多溺死，邑賴以全。

紹興間，里人吳德奉王香火入京，值宋宮火，王麾以白旗，火遽熄。故有侯爵、廟額之錫。慶元、開慶間，復增封王爵。自是，王之聲靈，轟烈震聳天地間矣。

明嘉靖之季，島倭寇詩山，鄉人築堡廟北，賊困之不利，意以爲神，縱火焚廟，碑敕俱毀。忽大雨驟至，賊之攻堡藥亦燼於火，遂懼而遁，四境獲安。僉曰：“非王之力不及此。”

國朝，王靈益震，凡保國安民，事難縷述。如剿會匪，遏林逆，殲謝匪，沛甘雨，祛瘟疫，尤其彰彰者也。迄今薄海蒙庥，每當仲秋展墓，薦馨者猶不遠數千里而來云。

尊妃氏黃，號懿德，後唐時，正月二十三日誕也。或曰：妃少字於王，王薨